

大连市女教师黄桂英遭迫害含冤离世

【明慧网】原大连市白云小学教师黄桂英女士坚持修炼法轮功、按真善忍做好人，遭中共恶党迫害，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和监狱里共计五年，在牢狱里遭受种种折磨，曾被警察在她的饭里下药破坏中枢神经。于二零一九年五月五日不幸离世，终年五十七岁。

黄桂英去世前被家人送入医院抢救时，医生检查后说其肚子里长了恶性肿瘤，至少有两三年的时间了。而黄桂英从监狱出来，至今才一年零七个月，说明她在监狱里就已经被迫害造成身体的伤害，莫名其妙的症状不断加剧。

黄桂英因做过手术，身体无力，抱着锻炼身体为目的，开始炼法轮功，身体就发生了变化，什么

病症都不治而愈，心胸开阔，处处按真善忍做人，和同事相处和睦，对学生耐心辅导，所教学生成绩都提高很大，受到家长、学生的好评，曾被评为区“双热爱好园丁”等。

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，黄桂英结束冤狱，回家后才知，原单位白云小学对她已由开始的停职、停发工资，进而发展到在本人没出狱、没签字的情况下，于二零一七年三月份非法开除其公职，导致其出狱后生活无着落，没有经济来源，丈夫又下岗，只能靠亲戚朋友帮助维持生活。

一次黄桂英到学校找校长要求恢复公职，结果校长找来两个警察，拿出黄桂英给校长写的劝善信，说她宣传法轮功，想要警察再次绑架

她。黄桂英说明情况，善良的警察什么也没说走了。

二零一九年五月初情况恶化，说话吐字不清，人时而出现昏迷，家属打 120 将其送进铁路医院。因医保卡被封，家属自费抢救，当天下午，即五月五日十七点十六分，不幸离世。

这是江氏集团迫害大法犯下的又一人间惨剧。黄桂英离世时她女儿已怀孕四个月，此时失去母亲，让人情何以堪？黄桂英的经历揭露了中共假恶暴的邪恶本质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提醒被中共欺骗、仍在执行江氏集团迫害政策的世人，不要做中共的陪葬品，抓紧了解真相，停止迫害，退出中共才会有幸福美好的未来。◇

黄桂英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的桎刑

二零一零年八月我因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。在劳教所被罚蹲，警察用胶布缠住我的头和耳朵，事先把耳朵里塞上 MP3 耳机，强迫听诬蔑大法和师父的话，被扇脸蛋子。

第一次上桎刑

二零一零年十月，马三家劳教所警察强迫我写“三书”，警察几个人按着我，给我两只手都戴上了手铐，分别铐在两张床上。因为两只手铐的位置都很低，我根本就站不起来，只能蹲着。他们把两张床使劲往外拉，我的胳膊被抻到极限，手铐卡到肉里，疼痛难忍。

第二次上桎刑

第二次劳教所里搞所谓的法轮功调查问卷，我没有说假话，我回答要继续修炼法轮功，被带到东岗迫害。张环扇我脸蛋子，张卓慧和另一警察把我按倒，戴上手铐上桎刑，把两腿绑在床头和床柱上，两手在床的两侧，警察向前拽着手，成大字形，中间警察还拿电棍电我下巴。

第三次上桎刑



马三家酷刑：上大挂、桎铐

第三次我不背劳教所监规，警察把我弄到厕所打我，打手王广云狠狠地扇我三个脸蛋子，扇得狠，当时身子都站不直。八点多钟，警察把我带到东岗上桎刑，几个警察齐上，把我按倒，戴上手铐，一只手铐铐在下铺床上，一只手铐铐在上铺床上，被铐得站站不了，蹲也蹲不下，叫你干遭罪，警察还使劲拉床，左右手调换。警察把着我抻得肿大的手，写骂师父骂大法的话，把我后背掀开，在我后背手写诬蔑师父和大法的话。◇

大连黄桂英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非人的迫害

我在辽宁女子监狱十二监区遭受的迫害：

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晚上，我发神韵晚会光盘发到一便衣警察手中，结果被绑架，后被非法判刑四年。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被绑架到监狱，入监时体检不合格，血压高压达 230 毫米汞柱，仍被强行收监。

他们采用所谓“谈话教育”强制洗脑。白天晚上强迫我观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录像。

我坚决不看，告诉她们这全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。包夹和犯人为了多得分、多减刑、早日出去，根本不听你说。张嘴就骂，动手就打，扇脸蛋子，揪头发，用脚踢，往我脸上吐唾沫，用胳膊肘用力打我的头和后背，还有用手掐我胳膊，肉被掐得呈紫色。在我睡觉的床上写诬蔑师父和大法的话，又逼着我写“五书”，强迫我写思想汇报，我就给队长写有关大法真相的内容。每到犯人休息日，包夹把我带到所谓的学习室，实际就是车间，轮番地向我攻击，脑子时刻都不让你清静。一次包夹让我认罪，我说我没罪，是共产党错了，她气得暴跳如雷，拿起干活的胶缸砸向我，把干活的胶抹到我头上，倒到我身上，一直折磨我四十九天。

冬天不给我被盖。让我睡光秃秃的床板，东北三月的天还是很冷的，当时暖气已停，我只是穿着单衣单裤睡在床板上，冻得我浑身发抖，根本睡不着觉。

不让我买生活用品。其它更不用说了，我带去监狱的物品只给我三个裤头，还叫包夹扔了一个。我没有手纸，不让买，又不让借，不让别人给我，包夹翻我东西，我有一点手纸，就从我兜里翻出去扔了。每天犯人都在盯着你是否大便，没纸大便只能用裤头擦，裤头不准洗，



中共酷刑示意图：浇凉水

擦完了扔掉。就是给你逼到极限，让你认罪、转化。

不让洗漱，不给饭吃，罚站罚坐，挨打受骂。我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被非法关押到监狱，从三月二十六日起到九月二十三日（累计一百八十一天）基本上没怎么洗漱，有时一个星期不准洗漱，有时长达四十九天不准洗漱，最多时达五十五天不准洗漱，不准你沾一点水。

不给正常饭吃。每天早晨打一块包米面发糕，然后分成三小块，一块有拳头大，每顿一小块，不给菜吃，一天一瓶自来水，其中有时还有成顿不给饭吃。其中一个犯人偷偷给我点饭吃，被看管我的包夹大骂一顿，说是政府不让给我饭吃，我瘦得皮包骨。我找队长评理，队长说饿不死你就行，我只能偷偷地从垃圾袋里捡其他犯人扔的东西吃。

这期间每天早六点开始站到晚上十点，站十六个小时，站着不准动，动就打你骂你。因为罚站我腿肿得老粗。队长给我一个带棱的小凳子，坐上硌屁股，小凳子矮，坐上象蹲着一样很遭罪，坐得屁股都长茧了。

大夏天有时将近五十天不让洗漱，只喝凉水，吃玉米发面糕将近

四个月。为了达到她们转化我的目的，包夹贿赂一个外籍犯人，让她迫害我，给我不点儿玉米发面糕，矿泉水瓶装半瓶水，有时不给水喝。看着我坐着不许动，动就打，每天找茬用脚踢我，扇脸蛋子。记得有一个犯人三天共打了我九个脸蛋子，用脚踢我，揪头发，往我脸上吐唾沫，往身上倒胶，头上倒胶，往我饭里放药，把我吃饭钵踩碎，这样一直折磨我五十五天。

不准上厕所。二零一六年八月份还罚我蹲了一个星期，不准上厕所。记得九月三号那天，监狱放假看电视播放阅兵式，因为一宿没让我上厕所，早上我要去厕所包夹不让。生产组长问我三退是怎么回事，我说预言讲天灭中共。包夹听了来踢我，不领我上厕所，让我向她认错。我说我没错认什么错。她一天没让我上厕所，晚上叫监室的犯人轮班把门看着我。以前对我基本上一天一宿才可以上厕所，结果这次两宿一天没让我上厕所。

冬天往我脖领里倒冷水，往我睡觉床上倒水。

每次家属接见，因为害怕我揭露她们的罪行，接见之后恶警都加重对我进行迫害。以后我都不敢让他们来看我了，但我心里很想他们。

为了让我认罪、转化，她们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都用尽了，真是罄竹难书。

无论警察和犯人怎么对我，我都平和地给她们讲真相，告诉她们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大法是被冤枉的，你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不要这样对待大法弟子，这样对你和你的家人都不好。

衷心祝愿更多善良的中国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，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，退出中共的党团组织，不做中共的替罪羊和陪葬。社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！◇